

子夜时分,斯汀奇站在一座坟墓前。他先用镰刀一点一点地割开周围丛生的野草和附在墓上的藤蔓,在斩断了一堆又一堆草藤之后,终于清理出一尊粗糙的石碑。他拿出铲子,开始拼命掘墓,在掘出了一堆半人高的黑泥土后,将双手伸进墓穴中翻找。

三十年前,斯汀奇第一次说出自己想当作家时,便遭到了父母的反对。

“你不适合做这个。”“没有稳定收入的职业是荒唐的。”“以后不好成家。”“难以在社会上生存。”

斯汀奇甚至以为自己是不是说了自己想当强盗之类的话。

后来,便如水中的树叶一般过去了,他以普通通的成绩读了业,经熟人介绍在一家电影院干售票员。售票员看电影自然是不必买票的,这些年他看了数不清的电影,只是电影中精彩纷呈的世界在他看来总有些光怪陆离,看不真切。不卖票的时候,他常在电影院门口看廊外城市的雨,仿佛那不大不小下个不停的灰色的雨才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。

几天前,斯汀奇仍旧在廊下看雨,他看了一眼手表:电影还有三十分钟结束,这意味着自己还有四十分钟的闲暇。一位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从电影院里走出来。斯汀奇则起身走到院中,他来到男人坐过的位置,将男人没喝完的饮料收走,因为他知道,男人不会再回来。

十年前,斯汀奇注意到这个人,他每次总是在电影结束前提前离开。“为什么?你不好奇故事的结局吗?”十几次擦肩而过后,斯汀奇终于

拾梦

◆姚鼎

忍不住问。穿风衣的男人停下来,院里树叶飘落。

男人离开了,呼呼的风卷着斯汀奇单薄的工作服,天空飘过一张白纸,斯汀奇回忆着男人说过的话:“未完结的故事,才有无限可能。”

多次见面后,斯汀奇渐渐和男人熟识了;有几次他们聊起小说,斯汀奇发现,自己看过的故事,对方大抵都知道,只是结尾截然不同。一细想,大抵是这家伙没有看完,可是对方给的结局总是情理之中,意料之外,细节丰富,听起来煞有介事。细问之下,才知道对方是一家报社的编辑。

一天夜里,两人依旧没有看完电影就从院里出来,一个是因为不想看到结局,还有一个是因为已经看了太多遍结局。斯汀奇喝了点酒,向编辑述起自己三十年前的往事,说到自己曾经或许也将会成为一个作家或编译。他望向天

上的月亮,说:“真羡慕你啊!如果把人比作月亮,普天之下又有几轮满月呢?永远在路途上奔跑着追逐着残缺的月亮,这才是多数人的一生!”

编辑接过酒杯,饮了一口,对曰:“满月只有一瞬,残月才是长久的。月满就会亏损,未满的月亮才有明天的希望。”

在斯汀奇还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时,唤作编辑的男人已经起身离开了。

几天前,编辑与斯汀奇再次聚在一起喝酒,只是这次是在医院前,而喝酒的人是编辑。

“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满月!人们徒劳地对着残月挣扎。”编辑用沙哑的喉咙喊着,“我的故事完了,我身上的血液和笔下的墨水都要终止了,没有什么比让一个人同时经受两次死亡更痛苦了!”

斯汀奇坐在旁边一语不发,他几乎忘了之前那个有着无比冷静和非凡的智慧的人是谁了;而眼前这个狂嚎的人让他感到一丝陌生,他沉默地吸完了一支又一支烟。

后来,编辑病死了,他未完成的作品成了断章,像一条被斩断的龙。

这天夜里,精疲力尽的斯汀奇终于掘尽了所有的土,从中清出一只锈蚀的箱子;他一点点扫去箱上的尘土,然后郑重地打开,里面是一个精致的旧作文本。

这里埋葬的,是他曾经的梦想。在灰色的细雨中,他对着天空中残缺的月亮喊道:“你未完成的作品,我来续写!”

野游,是我杜撰的词,断章取义为“野外凫澡”。“游泳”过于笼统,“裸泳”过于俗气,“洗澡”“凫澡”体现不出场景。久居城市的朋友,套用“农民澡”之说,比较接近本真,但又有失恭敬。

余以为,野游,首先取决于“野”:野外、野趣、泼野……总之,是大自然赐予,不加粉饰和雕琢,随意随性,是原生态的那种。

老家的川岩河,没修防洪堤。很多人认为,那些钢筋水泥筑的堤坝,只适合大江大河。像川岩河这些小河,如果用钢筋水泥筑堤,鱼花花都藏不住。这里除了人类,不会吸纳外界的任何现代元素。河两岸是千年堆积的土坝,坝上长着龙须草、常青藤、刺槐、杨柳、乌桕树、马桑树、水竹、水仙花、水丝麻……有时,还会出现白鹤,水鸭子之类,物类的和谐共生,作为有意识的人类,有时真的不便打扰。

公休期间,多地酷热,很多外地人涌入贵州避暑。我取消了原拟去的几个景区,回到老家,寻的是一份清凉与静谧。早听鸟鸣声,午听蝉鸣声,晚听蛙鸣声,伴着潺潺的流水声……感觉时光过滤了许多,惬意了许多。

前不久,川岩河涨过几场水,水比较清澈。河水刚冒过头顶,不深也不浅;河底是细沙,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……自然这是“野游”的好去处。老家有句俗语叫“欺山不欺水”,意思是在水里不能肆意妄为,换句话,不会游泳就不要下河。对于会游泳的“过来人”来说是另一种体



野游

◆兴舜

会:不呛几次水,永远不会凫澡。这句话有哲学的味道。

“野游”时,人不能太多,也就两三个,最好同龄人。走过几丘田坎,下到河沙坝,迅速脱得一丝不挂,“扑通”一声钻进河里。狗刨、仰游、蛙泳……且不说湛蓝天空中的一缕缕云彩,不停叫唤的音吭子(蝉鸣),时飞时舞的鸟和蝶;风吹过传来的稻花香,单是那一簇簇刺芭笼(荆棘)中盛开的野花,就可以让人忘却一切。这种“野游”,事实上是一种回归。这种回归,与“争

渡、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”有相似之处。你尽管抛却一切,把身体交给流水,交付自然。你已经没了“人”的概念。对的,因为“人”的概念,就有了羞耻和责任。这是一种进步,但在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一种绑架?

“野游”不需要救生衣之类,拒绝洗头膏、香皂等现代文素。真正洗去身心尘垢的,是纯粹的“游”:一个猛子扎到河底,变成一尾鱼;仰在河面,变成一叶舟;伏在河边,变成一朵野花;蹲在河岸,变成一枚鹅卵石或一株芨芨草……总之,此时“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,可是你却依然是你”。倘在月光皎洁的夜晚,下河“野游”,那又是另外一种境界。“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”,水和月相映成辉,给我们更多的想象。浴在月里,游在河里,分不清哪是月光哪是水,天空已经与大地融为一体,人与自然已经融为一体,一滩河水铺开成去,那是你的诗和远方。作家王开岭认为,这种“野”代表着一种诞生了亿万年的原始力量和生物激情,它在文明之外,在“时代”“社会”“人间”概念与内容之外。它让一些原本无关的元素撞到一起,显示出了一种天然的野性。

诗人惠特曼说:“每当我遇到极为悲痛和苦恼的事,总是等到夜晚,走到户外星空下,以求得无声的满足。”或许,川岩河就是我户外的星空,让我在“野游”中获取一种无声的满足。

“野游”,真好! 图片取自网络

开春后,日子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拨弄,在不经意间,就有了新的模样。风,不再是冬日里那般凛冽刺骨,而是带着丝丝缕缕的温润,悄悄钻进每一个角落,宣告着春天的到来。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,洒在大地上,那是春的问候。它不像夏日的骄阳那般炽热,而是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暖,轻轻地唤醒沉睡的万物。田野里,沉睡了一冬的土地,在暖阳的轻抚下,渐渐苏醒。泥土的芬芳混合着青草的气息,弥漫在空气中,那是一种让人陶醉的、充满希望的味道。

漫步在乡间小道上,目之所及,皆是生命的跃动。路边的柳树,早已抽出了嫩绿的新芽,细长的柳枝随风轻舞,仿佛是一群绿衣仙子在翩翩起舞。那嫩绿的颜色,是春天最鲜明的色彩,它代表着新生,代表着希望。枝头的鸟儿也欢快起来,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,似乎在为这美好的春天欢呼喝彩。它们的歌声,为这宁静的春日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活泼。

春天,也是农事开始的季节。农民们扛着锄头,走向田间地头,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。他们弯下腰,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,也种下了对未来的憧憬。看着那整齐排列的种子被埋入泥土,仿佛看到了秋天丰收的景象。每一滴汗水,



开春

◆王继琼

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;每一次耕耘,都是向着幸福日子迈进的脚步。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,他们用勤劳的双手,描绘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画卷。

而在城市里,春天的气息也无处不在。公园里,各种花卉竞相绽放,红的像火,粉的像霞,白的像雪,争奇斗艳,美不胜收。老人们坐在长椅上,晒着太阳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孩子们在花丛中嬉笑玩耍,他们的笑声如同银铃般

清脆,回荡在整个公园里。年轻人则趁着这大好春光,相约一起踏青、运动,释放着青春的活力。春天,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,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开春后,不仅大自然焕然一新,我们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经过了一冬的蛰伏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开始新的计划和追求。上班族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,他们努力拼搏,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。学生们也迎来了新的学期,他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,追逐着自己的理想。每个人都在这个春天里,找到了前进的方向,都在为了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而努力着。

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,我们的心灵也得到了滋养。春天的美景让我们忘却了生活中的烦恼与疲惫,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与珍贵。它让我们懂得,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与挫折,只要心中有希望,就一定能够迎来美好的明天。就像这春天,无论冬天多么漫长,它总会如期而至,带来温暖与生机。

开春后,日子越来越好,这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,更是我们每个人努力的结果。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,一切皆有可能,我们的日子也将如这春天的花朵一般,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。

春雨浸透武陵山褶皱时,红岩村的梯田像摔碎的铜镜散落山间。老村长生谢春生蹲在田埂上,指尖捻着冰凉的泥水,远处乌青的云团正顺着麻阳河往寨子压来。

“谷雨前插不下秧,秋后就要饿肚肠。”身后传来锅铲敲打草鞋底的声音。春生不用回头就知道是田七公,寨里最老的“活路头”,他那杆黄铜烟锅在青石板上叩出的调子,比县文化馆的土家咚咚喹还要准。

“七公,天气预报说今晚有暴雨。”春生望着水田里漂浮的蓼衣草,去年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在田边装的红外摄像头正闪着幽蓝的光,“谢阿婆家五亩田还没开秧门,她孙子在广东厂里回不来……”

话没说完,山梁上传来唢呐声。春生直起腰,看见七十四岁的谢阿婆拄着竹杖往田里挪,褪色的蓝布衫被山风掀起一角,露出里面手绣的土家八宝纹。她背上竹篓里装着新蒸的社饭,艾草混着腊肉香气漫过梯田。

“春生啊,”阿婆颤巍巍地掏出红布包着的秧苗,“你爷爷当活路头那些年,哪年不是‘换工帮’的调子一响,全寨的蓼衣就都往田里飞?”她枯枝般的手指划过春生掌心,那里躺着三粒朱砂染过的谷种——土家人开秧门的古礼。

暮色将倾时,春生敲响了村委会的老铜



秧门

◆潜溪

锣。锣声撞在吊脚楼的青瓦上,惊起檐下避雨的燕子。第一盏马灯亮在田七公家的阁楼,接着是第二盏、第三盏……星星点点的光从十八栋吊脚楼里淌出来,汇成一条光的溪流。

“开秧门啰——”田七公的唢呐撕开雨幕。十七个穿棕蓑衣的身影踩着鼓点跃入水田,其中有握着智能手机直播的春生堂弟,也有在东莞电子厂练就快手速的邓二嫂。泥浪翻飞中,不知谁起了头:“三月栽秧行对行哎,郎扯犁草妹插秧……”

暴雨是在子夜时分砸下来的。春生抹了把脸上的雨水,看见谢阿婆蹲在田埂边,用枯瘦

的手臂拢着三根黄香。香火在雨帘中明明灭灭,像极了小时候爷爷带他在祠堂看到的“稻魂灯”。对坡突然亮起一片雪白——是邓二嫂举着充电式探照灯,她去年用直播卖糍粑的钱买的“新农具”。

“东边田缺要堵!”春生刚要转身,就见堂弟已经蹬着泥水冲过去。年轻的后生们不知何时排成了人墙,一捆捆扎好的稻草在臂弯间传递,恍若当年“草龙求雨”的阵仗。雨声中,田七公的唢呐越发高亢,六十多岁的老把式们竟在泥泞里跳起了茅古斯,兽皮裙上甩出的泥点子都带着远古祭祀的韵律。

当最后一株秧苗没入泛着涟漪的水田,云缝里漏下月光。谢阿婆的姜茶在铁锅里咕嘟,十八个粗瓷碗轮流传递。春生望着月光下新插的秧田,忽然明白爷爷为什么总说“秧苗不分姓”。那些在暴雨中传递的稻草,在泥泞里相挽的手臂,在镜头前后闪动的笑脸,不正是武陵山最古老的密码?

山脚下,麻阳河的海声裹着栽秧歌的余韵。春生摸出手机,给在广东打工的谢家孙子发了条视频。镜头里,谢阿婆和田七公正和大家边插秧边唱《薅草锣鼓》,老人们在布满皱纹的脸映着月光,像极了风雨中不倒的稻茬。



◆王强

田秋

秋天的叶子,在一声叹息之中凋零,而小径深处,一个平凡的身影,却要远赴漫漫长路,去施展,智慧点亮的抱负。

后来的人,徘徊在地域里,没看到,一个正确的建议,在历史的发展中,有深远的意义,会推动一个民族发展。

其实,岁月从不轻视,那些在青石板上走过,而在思索的人,一旦才华得以施展,就是无情的苍天,也会记住他的业绩。

你有幸在岁月中微笑,一半源于执着奋斗,一半源于握住了十分不好擒住的机遇。

李渭

走在熟悉的寻常巷陌里,去追寻一位明朝的思想家的足迹,追思他从寻常荒野里出发,

去对这个世界的思索。

逝者如斯,但只要你对发展,作出过卓越的贡献,岁月就会铭记你的风骨,至今,中和壁上,你的事迹仍奕奕生辉。

宦迹生活,并没有使你变得平庸,思想沉下去,理想浮起来,人性的风采,使后人,仰慕不止。

天地之悠悠,过客如蚁,只有先生,以一生对学问的沉浸,让奔腾的乌江,在万流之中,以奋发的特色,奔涌不止,福泽住民。

乌江

走船的汉子,立在浪头,光着膀子,裸露着胸膛,让船儿像成熟的水鸟,往来在潮急滩涌的江水上。

苍鹰从悬崖上一跃,就飞上浩瀚无际的蓝天,那威慑众鸟的鸣叫,是心志在广阔的天地间开张。

蜿蜒在群山之间的乌江啊,是水的圣德,在大地上普施甘露。

而人世充满了考验,青山绿水间,艰苦、艰难考验着人们,但这里,确实是人间仙境,世间的福地。

一群群叫乌江儿女的人,用勤劳,智慧,去谱写生活,为苍天的德情,增添美丽,共画大地上少有的奇迹。

万山诗简

◆龙颖

1 把马釜炉拆成笔画
每块耐火砖都咬紧我的乳名
你曾是外婆手心的一点朱砂痣
滚动着电机车叮当的童年
我在十八坑
打捞阴河的倒影
他们说那是通往龙宫的隧道
正爬向地心 790 米父亲的肩膀

2 没了家,我百病从生
急诊室只会注射水银光斑
白云石都咳出了汞合金鳞片
爷爷拿毛蜡烛捣烂三钱
桐油凌上残雪五克
土地庙墙角的苔藓七朵
而药引是
我十二岁打落在蛤蟆洞缝缝里
那粒未发芽的丹砂
就让我起死回生

3 你还在中华山摆渡
我被时光切成两半魂魄
卡在一地矿渣的尾矿库
上半截是朗朗的桉子岭
下半截困在冷翡翠的淤泥塘
你说矿柱该有钢筋的骨骼
而我字行间
总有狗尾巴草在键盘跳动

4 妈妈把腊肉晒成了黑胶唱片
旋转在二坑竖井的风口上
她满头折叠的皱纹里
是鞭炮声掐断的杉木董
我想截屏她身后
那堵正在剥落的蓝花布墙
却截不住
从Wi-Fi中掉下的
整整三代人的菌斑

这个时候的绿叶
是一种无形的悲伤

如果再次把花朵
放入水中
把身体铺开,就像把
生命置放于羊水
就变成一片云朵
有青山映衬
透明的世界
原来一朵花在行走中
开放或者凋零
都是一种骄傲的色彩

花祭

◆陈长富

抽干了水分
干瘪的花还是花
只是拉开
色彩与生命界线
也只是止血的伤口
裸露于时间表面